



没齿不变更

丁勇

我从高原的阳光
获得健康
每一缕阳光
都让我的精神
无比爽朗
我从高原的草原
获得宽广
每一个牧场
都让我的心胸
浩淼坦荡
我从高原的湖泊
获得清澈
波纹与波纹相接
把我的心洗得
比玉石还要洁白
我从高原的大江
获得奔放
每一个波浪
都让我的情感
澎湃昂扬
我从高原的森林
获得清芬
每一片绿叶
都让我的年轮
重返青春
我从高原的原野
获得营养
那绝世的美味
让我的体魄
松柏一样健壮
我从高原的峻岭
获得坚定
每一座峰岭
都让我的灵魂
挺拔高峻
我从高原的蓝天
获得碧澄
每一朵白云
都让我的心
不染纤尘
还有这里的人们
以纯朴净我心
以善良润我情
以吃苦和坚韧
滋养我的信心
无论高寒
多么艰辛
无论缺氧
多么磨人
无论特殊矛盾
多么严酷无情
但西藏高原
在我心中
都是至高至美
至善至纯
我对高原的爱
比雅鲁藏布江
还要浩荡深沉
我对高原的情
比冈底斯的旭日
还要灿烂光明
此生此世
感谢高原的恩
铭记高原的情
山脉一样坚定
没齿不变更



高原的影子

杨乐

村里的小孩总喜欢追着云的影子奔跑,亦或是云的影子追逐着奔跑在阳光下的他们。大人们害怕孩子不懂得回头就这么一直跑下去,便捡起地上的干牛粪连喊带骂地追了上去。往回走的路上,大人厚实的影子将孩子紧紧地裹了起来,看不清楚那小脸上是失落还是依然欢快。只是飘向远处的那朵云突然停了下来,怅然若失地回望望着这边。

羌塘十一月里的雪,像是在例行公事。它不顾小孩和云朵的美好情谊,它甚至不管太阳此时还明展大亮地挂在天边,便一顿纷纷扬扬、飘飘洒洒。雪像是从太阳的光圈里突然喷洒出来,在光的照射下,每片雪花都有了自己的影子。在蔚蓝和金黄的天空里,如《沉睡魔咒》里吵闹的小精灵乘着风去参加女王的婚礼。雪落地即化,慢慢地将村里青石路装饰得像一面镜子,牦牛傻傻地站在路中央,看着银辉落成金汤。

雪的影子终归会沉入大地,变成来年的草,掘地的鼠和肥壮的兔子。这些鲜活跳动的生命,却在

雄鹰俯冲而下的影子中,缩成一团,露出自己最柔软的地方。好像它们长这么大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从大地的深处再回到天空上。

鹰不同于一般的鸟,它见过世面,见过千里之外树的模样,它可以栖身在最高的山顶,让最烈的风替它梳理骄傲的羽翼,只要它愿意,只要它还没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幼雏,它随时都能到森林里换口味,到大海的上空感受湿润的气流。它的影子便是自由的形状。村里其它的鸟胆子再大,即使敢在狗嘴里抢食吃,也不敢跟鹰相比,它们的翅膀扇动频率太快,看起来一点都不稳重。最重要的是,它们终其一生也飞不出这个村子,看不到千里之外树的模样。

夜里的高原是白天延长的影子,因为它太过庞大,我们无法看清它的全部,只有在晚霞的余晖中,才发现它一步步潜入天的另一边。牛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可仍日选择不声不响跟在人的后面,人回屋休息的时候,它也会煞有介事地躺在地上。只有家

里的女人们知道牛的秘密,知道它们趁着夜色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在男人们早上起来的必经之路上拉出一坨坨巨大的粪便。牛会在晚上12点、凌晨6点准时出现在女人们的视线里,女人用手一上一下按压着牛的乳房,牛也会一遍一遍倾听女人憋在肚子上的“苦水”。漆黑的夜空下,女人戴在头上的电筒将牛身下那对乳房投影在屋后高耸的山梁上。

女人们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也会对河水倾诉心声,只是河水急于远行,不愿意因为些许琐事而停下来。女人笑也好,忧愁也罢,河水都会驮着她此时的影子奔向远方。高山、雄鹰,万事万物都会把自己的影子交由河水,任由它讲述给下游的湖泊、鱼虾。

我也会蹲坐在村外的河边,看着那股细小的河水,你追我赶、奔腾跳跃。可我却不愿意将影子交付与它,这河中有太多相同的哀愁与笑脸。

在我窥视高原的时候,高原也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我的影子。不再飘忽不定、模糊不清。它将自己投向巍峨的雪山,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往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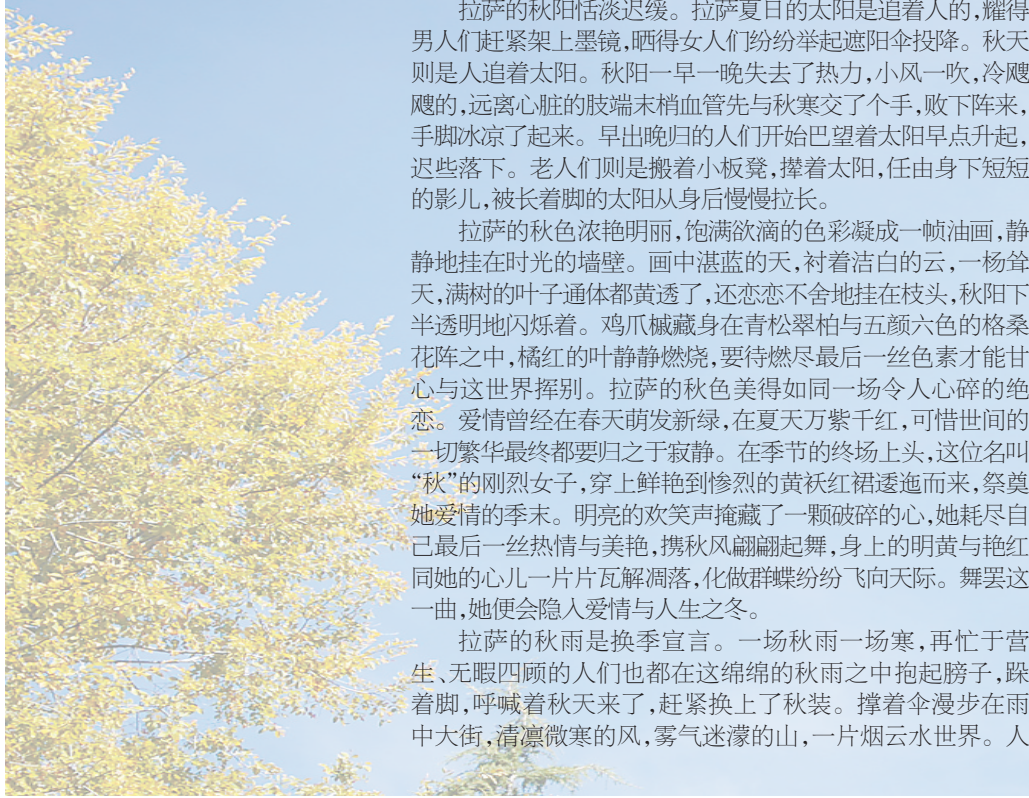
心旷神怡鲁朗小镇

陈天湖 摄



拉萨之秋

李精思



带上手霜,带上外套,再带上一颗生津润燥的雪花梨,走吧,我们一起到拉萨的角角落落找秋去。

拉萨的秋阳恬淡迟缓。拉萨夏日的太阳是追着人的,耀得男人们赶紧架上墨镜,晒得女人们纷纷举起遮阳伞投降。秋天则是人追着太阳。秋阳一早一晚失去了热力,小风一吹,冷飕飕的,远离心脏的肢端末梢血管先与秋寒交了个手,败下阵来,手脚冰凉了起来。早出晚归的人们开始巴望着太阳早点升起,迟些落下。老人们则是搬着小板凳,捧着太阳,任由身下短短的影儿,被长着脚的太阳从身后慢慢拉长。

拉萨的秋色浓艳明丽,饱满欲滴的色彩凝成一帧油画,静静地挂在时光的墙壁。画中湛蓝的天,衬着洁白的云,一杨耸天,满树的叶子通体都黄透了,还恋恋不舍地挂在枝头,秋阳下半透明地闪烁着。鸡爪槭藏在青松翠柏与五颜六色的格桑花阵之中,橘红的叶静静燃烧,要待燃尽最后一丝色素才能甘心与这世界挥别。拉萨的秋色美得如同一场令人心碎的绝恋。爱情曾经在春天萌发新绿,在夏天万紫千红,可惜世间的一切繁华最终都要归于寂静。在季节的终场上头,这位名叫“秋”的刚烈女子,穿上鲜艳到惨烈的黄袄红裙逶迤而来,祭奠她爱情的季末。明亮的欢笑掩藏了一颗破碎的心,她耗尽自己最后一丝热情与美艳,携秋风翩翩起舞,身上的明黄与艳红同她的心儿一片片瓦解凋落,化作群蝶纷纷飞向天际。舞罢这一曲,她便会隐入爱情与人生之冬。

拉萨的秋雨是换季宣言。一场秋雨一场寒,再忙于营生、无暇四顾的人们也都在这绵绵的秋雨之中抱起膀子,跺着脚,呼喊着秋天来了,赶紧换上了秋装。撑着伞漫步在雨中大街,清凛微寒的风,雾气迷蒙的山,一片烟云水世界。人

行道边儿上,紫茉莉的大簇花叶雨中愈显新绿肥厚,红色的花儿点缀其间,低垂着,胭红湿透,那花瓣像是伤心歌女单薄的裙,漫天风雨之中演出这季末的绝唱。这片落红使我想起了老家——河南农村,那满世界的树啊,花啊,草啊,比这儿要多出百倍千倍来,就说这秋雨后的落红,足够黛玉荷上几袋子拿去葬了,伤心一会子的了,而这儿稀稀拉拉的几粒,即便是病美人见了,怕也终究无法触景生出身世之悲,愁态撩人的吧。

拉萨的秋果累累枝头。松树的虬枝犹如一双老臂,苍劲有力地环抱着颗颗尖尖嫩嫩的小松果。小松果青绿色的鳞片层叠,犹如一条小青蛇昂首吐芯。柏枝上的种壳干燥地咧着大嘴,种子却不知去向。树底下寻着了掉落一地的柏籽,有的半身已嵌入泥土。苹果鼓起的肚子一溜儿圆,斟满了春的雨露,夏的熏风,秋的艳阳,满心欢喜地等着人们“咔嚓”一口。青青的核桃果儿没见过的人还以为是青梨,果肉鲜白水灵,口中一嚼,爽脆鲜嫩,可醇厚的香味儿还欠缺着,原来有些果子是鲜摘的最香甜,可另有些的香味则是要靠时间来沉淀的。

脚踩在满地枯草之上,嗷嗷啦啦的声音仿佛在碎碎埋怨:“此生已尽,一事无成,不像那些曾开出过艳丽花朵,结出过硕大果实的植物们,它们曾经的辉煌,人们都看见,都称羨……”

枯草的一生,真的就没有意义了吗?

世上每株植物都是一样,在春天贪婪地吮吸着春风雨露,悄悄抽条发叶,在夏日艳阳下蓬勃生长,受精结子,到了秋天便都低头含蓄了起来,因为已怀抱了重重的种子。秋末,种子们悄无声息地随风散落天涯……

每一棵树,每一株草,无论曾经是否用硕大艳丽的花与果实告诉人们自己的成就,其实都并未错过季节。他们都曾在这世上鲜活地活过,历遍了时间,看尽了世界,临走时,还都留下了载满生之记忆,生之密码的种子,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人,难道不是也如此吗?每个人,一路走到了人生之秋,无论是否曾取得过引人瞩目的成就,都阅历了人生,感悟了人生,每个人的心上,其实也都已结出了小小的种子。

阅尽了拉萨之秋,读懂了人生之秋!

西藏的若干片段

(组诗)

才旦多杰

札记

春来了
高原上的气候
像是拽住春天的辫子
腼腆地微笑着我的念想

历史是属于回忆的
白雪皑皑像音符
身披草原的族人
满脸的皱纹里
蕴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有位八十高龄的雪山入
手持转经筒
矗立在无际的草原
背后有座雪山
那是他的象征
也是子孙回乡的理由

青稞酒是高原酿出的
糌粑是草原磨成的
如果说雪域有音符
那便是高低不平的青藏高原
远处传来阵阵的牛羊声
还有雪山脚下藏寨的怒吼声
使草原披着新气象
真是风吹草低见牛羊

草原是方的
也是圆的
方圆是有规矩的
也是和谐的
当下雪域走进了新时代
使一族人
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和牛羊一起唱歌起舞

南谷之乡—洛隆

南谷之乡
唱一首自己的牧歌
讲一段自己的故事
跳一支自己的舞蹈
满脸音色的希望
书写那辉煌时刻

卓玛郎措
喝一碗酥油香茶
骑着骏马乘着彩霞
瞭望着外面世界
血管里奔腾祖先的热血
使怒江波涛
通向世界尽头

藏东粮仓
携手传统与现代
唱一首和谐之歌
跳一支希望的明天
把微笑堆满青稞架
使脚步向前狂奔

卓玛郎措

圣洁的云朵在山峰间盘桓萦绕
卓玛郎措在阳光轻柔的抚摸下
变换着不同的形状和颜色
白色的水汽在浓密的松柏丛林间游荡
好似大自然在沉睡中安详呼吸
朋友 这是南谷之地的清晨美景

卓玛郎措
深藏在层峦叠嶂的山谷之中
雪峰巍巍白雪皑皑
好似度母女神委托人间
特意设计的普度众生之地

这里的山 这里的水
这里的清风 这里的浮云
这里的一草一木
这里的一点一滴
亲吻着山峦 亲吻着湖心
亲吻着我的脸颊

卓玛郎措
南谷之圣地
纯净的自然和人心
使谁忘却了时间的纷争?
使谁忘却了无畏的烦恼?